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

(上)

戴望舒選譯

漢譯世界名著

目次

麗花公主·····	一
長婦人·····	一一
存根簿·····	三七
○風琴手馬愛賽·貝雷思·····	四七
永別了科爾德拉·····	六七
十足的男子·····	七七
○沉默的窟·····	一五三
貨箱·····	一六五
○提莫尼·····	一七三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

沙里奧·····	一八五
一個農人的生活·····	一九三
小學教員·····	一九七
黎蒙家的沒落·····	二〇七
他的腳邊的阿非利加·····	二六九
寒夜·····	二七九
作者生卒年表·····	三〇九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

麗花公主

加巴立羅

從前有一個父親，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當了兵到美國去了，他在那邊住了好多年。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而他的弟弟又享有了一切財產，變成富翁了。他到他弟弟的屋子去，看見他正從樓梯上下來。

「你認識我麼？」他問。

這位兄弟回答得很不客氣。

於是兵士自己介紹了他自己。他的兄弟便告訴他有一隻舊箱子在倉屋裏，說這就是他父親所遺傳下來的。說了這些話之後，他便走他自己的路，絕不去款待他的哥哥。

他到了倉屋裏，找到一個很舊的箱子。他自言自語地說：

「我要這個破箱子做甚麼呢？天啊！至少我可以把牠生個火暖暖我的骨骼，因為天氣正十分冷哩。」

他便拆了這個箱子帶到了他的寓所裏，他就開始去用斧頭把牠劈成一片片。有幾片紙頭從一個祕密的抽屜裏落了下來。他拾起這種紙來並且讀了，知道這是一份別人欠他父親許多錢的債票。他收了這筆數目，於是他便富有了。

有一天，他正走過街去，遇到一個婦人，她是哭得很傷心，他便問她爲什麼哭。她告訴他說她的丈夫是病得很厲害。不但她沒有錢去買藥，而且她的丈夫還有被送到牢獄去清償他的債主的危險。

「不要憂慮，」何賽說：「他們不會把你的丈夫關到監牢裏去的，也不會賣掉你們的東西，因為我會替你安排好。他的債和醫藥費我可以替他付，假使他不幸而死了，那我一定給他一個很好的葬禮。」

這些事情他都實行了。可是在這人死了，他付了殯葬費之後，他便一個大錢也沒有了，因為他把自已的全部遺產化在這件善舉上了。

「現在我怎麼辦呢？」他問他自己。「現在我連買自己的膳食的錢都不夠了，啊！我要到一個宮廷裏去當一名僕人。」

這件事他也做到了，他做了一個僕人，侍候國王。

他對於自己的行爲很檢點，因而國王很賞識他，把他提拔得很快，不久他便昇居爲「第一等紳士」了。

其時他的可惡的兄弟是已經很窮了，而且寫信給他懇求援助；因爲何賽有那麼好的心腸，所以他就幫助他，請求國王給他弟弟一個職務，而國王也允許了。

他於是來了，但是對於他的哥哥卻並無感激，反而因爲看出自己的哥哥得國王的恩寵而起妒忌之心，於是他便計劃去害他了。懷了這種存心，他就去探聽那些對於他的陰謀是有用的事情，接着他知道國王是迷戀着麗花公主，而她卻覺得國王是又老又醜，拒絕了他的愛情，而躲在一

所王宮裏。那所王宮是在一個荒野不能近的區域裏，這個嚴密的地方，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這位兄弟報告國王說何賽知道公主在那兒，並且說他和公主是通着消息的。於是乎國王大發其怒，把何賽召來，並且命令他立即去把麗花公主帶回來，而且恐嚇他：假使他辦不到的話，那麼就要把他弔死。

這位可憐而又可悲的人兒走到了馬廄裏去找一匹馬，然後便想進行去冒險了，自己也不知道該走那條路去找尋這位麗花公主。他便注意到一匹很老很瘦的白馬對他說：

「請你用我，並且不要悲傷。」

何賽聽到這匹馬對他講話，心裏非常奇怪；他便上了馬騎着前進了，帶了三塊麵包，這就是那匹馬叫他拿的：

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行旅之後；他們來到了一個螞蟻堆邊。那匹馬便說：

「把這三塊麵包捏碎撒開，讓這些螞蟻去吃了。」

「爲甚麼？」何賽問了。「這些是我們自己要用的啊！」

「丟了牠們，」這匹馬堅決地說，「這常常會有好報的。」
他們仍舊進行他們的路，後來到了一隻被捉住在一個獵人的捕機裏的老鷹邊。

「下馬，」馬說，「割斷了網線，放了這隻可憐的鳥兒。」

「如果我們停留了，我們可不是會失了時間麼？」何賽問。

「不要擔心，照我說的做去，而且要永遠爲善不倦。」

他們又向前進及時到了一條河邊，他們看見一尾魚被拋在旱地上，牠雖則拚命努力總不能再回到水裏去。

「下來，」那匹馬對何賽說：「拿這尾魚拋回到水裏去。」

「我們不能再虛費時間了，」何賽說。

「做一件善事時間儘有着哪，」白馬回答着。「要爲善不倦啊。」

不多時，他們來到了一所隱在一個幽暗的樹林裏的宮堡邊，瞧見了麗花公主正在撒糠給她的小雞吃。

「等着，」白馬吩咐何賽。「現在我且去旋轉奔躍，這樣可使麗花看了覺得歡喜。你若覺得她想騎我一會兒，那時你可以請她去騎；然後我便踢起來並且噴起氣來。她就要覺得很驚懼，於是你就告訴她，說我對於婦女是不慣的，倘使你抱她騎上去我便會安靜下來的。你便騎上我，我就一直奔馳到國王的宮裏去。」

每件事都照着計劃實現，祇是當那匹馬飛奔出去的時候，麗花發覺了她自己是陰謀的受騙者。

她便散落那些她還握在手裏的糠，並且對她的同伴說，她掉落了她的糠，要他爲她拾起來。

「我們要去的地方。」何賽告訴她，「糠是多着哪！」

接着，當他們經過一株樹的時候，她把她的手帕拋到空中去；這手帕便掉在一枝最高的樹枝上，她叫何賽下馬來爬上樹去拿她的手帕。

「我們要去的地方手帕是多着哪，」何賽回答她。

他們經過一條河，她把一個戒指丟了下去，她要何賽下馬去找來。但是他對她說他們要去的

地方有的是戒指。

最後他們到了國王的宮裏，國王看到了他所愛的麗花，心裏非常快樂。但是她把她自己關在一間房裏，任何人來都不肯開門。國王請求她開門；但是她立誓要等到她在路上所落下的三件東西都找到後方始開門。

「這是沒有別的辦法了，何賽，」國王對他說，「只有你知道這些事情，你去把那些東西找來吧。假使你辦不到，我要把你縊死的。」

這可憐的何賽是十分的頹喪，便走去把這個消息告知那匹白馬。

白馬說：「不要怕。騎上我。我們去找着牠們。」

他們便上路前進，來到了那螞蟻堆。

「你是不是要糠？」馬問。

「是囉，」何賽回答。

「那麼叫這些螞蟻來，叫牠們去把糠帶來給你。假使他們不能夠找到，那麼他們至少會把你

給他們的麵包帶來的。」

這事竟辦到了。那些對他很感恩的螞蟻，替他去尋出了糠來。

「你瞧，」馬說，「一個人做了好事，遲早會得到酬報的。」

他們到了那株麗花拋上她的手帕去的樹邊，那條手帕是在微風中飄拂着，好像一面旗子，在一枝最高的樹枝上。

「我怎麼能够拿到牠呢？要拿到牠，我必須要有約伯的梯子。」

「不要擔心，」白馬回答他。「叫那隻倚從獵人的網裏飛出來的鷹來，牠能够替你把手帕取下來。」

這事也辦成了。他便叫住了鷹，鷹就把手帕啄在牠的嘴裏交給了何賽。

他們到了河邊，那條河是非常混濁的。

「我怎麼能够從這樣深的河底裏找到那指環呢，非但我不能看見牠，而且我也不知道麗花把牠丟在那兒？」何賽問着。

「不要急，」馬回答說：「叫那條你所解救的魚來，牠會替你拿到的。」

這事也辦到了。這魚潛游了下去，又很快樂的出來，搖擺着牠的鰭，把戒指含在牠的嘴裏。

於是，何賽快樂異常地回到宮裏去。但是當把這些東西歸還給麗花的時候，她說如果不先把那個將她從她宮裏帶出來的流氓放在油裏煎死，她是依舊要藏在她的避身處不肯出來的。

國王是如此的殘忍，他竟答應了這事，並且告訴何賽說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除這個困難了，他是必須被用油煎死。

這陷於悲苦之中的何賽，走進馬廄去把這種事情告訴那匹白馬。

「不要憂愁，」馬說：「騎上我，我們要拚命地跑，一直跑到我出汗。用我的汗塗在你的身上，然後讓他們去煎熬。你不會出甚麼事的。」

這事也實現了。當他從大鍋中出來的時候，他已變成了一位很美麗而又優雅的青年人了，每一個人人都驚奇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麗花，她竟愛上了他了。

於是這位既老且醜的國王，看到了何賽所遇到的事情，相信在他也能够有同一的變換，而麗

花也就會愛上他的。所以他便投身到大鍋裏去，竟煎死了。

後來他們就都宣佈這位侍臣爲國王，他就和麗花結了婚。

當他去向那白馬道謝——他的幸運是由牠而來的——的時候，牠說：

「我就是那個窮人的靈魂，爲了這人的病和殯葬，你是化去了你的全部財產的。而當我看見你是如此地煩惱和危急的時候，我請求上帝允許我來幫助你，這樣來報答你的仁慈之心。在以前我曾告訴過你，而現在我再說一遍，對人們要行善不倦啊！」

這簡直是一篇寓言。

長婦人

阿拉爾公

「我們所確實知道的真有限，我的朋友們；我們所確實知道的真有限。」

說這話的人是加布列爾，一個著名的山陵土木工程師。他是坐在瓜達拉馬的高峯上一道泉邊的松樹之下。那兒離韋斯古里亞爾宮約摸祇有四哩多路，正是馬德里和賽戈維亞兩省的交界線。我認識那地方，那泉水，那松樹和一切，可是我忘記了那地方的名字。

「讓我們坐下來，」加布列爾接下去說，「這樣做是對的，我們的程序規定着要我們在這兒休息一會——在這個愉快的，古舊的地點，這個地點是因那有助消化的能力的泉水和有許多我們的老師，密古哀爾·波希先生，馬克西摩·拉古那先生，奧古斯丁·巴斯古哇爾先生和其他著名的博物學者都曾經在這兒喫過羔羊而出名的。坐下來，我要對你們講一個奇怪的又荒誕的故事，來證明我的話，雖然你們會因此而稱我做一個迷信家，可是這一類超自然的事實，卻的確還會

在這水和陸地所構成的圓球上發生的。我意思是指那些不能用理性，或是科學，或是哲學——哈麥列特的「字句，字句，字句」這句話，現在就被解作（或是誤解作）這三樣東西——來說明的事情。」

加布列爾是在對五個年齡不同的人說着這些興奮的話。其中沒有一個年輕的人，雖然有一個年齡和加布列爾也差得不遠。其中三個和加布列爾一樣地是工程師，第四個是畫家，第五個總算是一位文學者。他們都是跟着那說話的人（他年紀最輕）從聖羅倫佐僱了騾子上來的，打算在這美麗的貝桂里諾斯松林中採集植物標本，用紗網去捕蝴蝶，在枯萎的松樹皮下面捉稀有的甲蟲，在一個大籃子裏拿冷食吃——這是我們共同預備着的。

這事情發生在一八七五年。正當盛夏時分。我記不清畢竟是在聖·詹姆斯日或是在聖·路易日；我好像覺得還是聖·路易日對一點。且不管牠是那一天，總之我們在山峯上很涼爽而且舒適，無論精神，腦力和胃口都比平時要好得多。

在六個朋友都坐定了的時候，加布列爾便繼續說着下面這些話：

「我想你們大概不會罵我是一個幻想者。假使你們可以讓我說，那麼我就要說，我有幸地，或是不幸地，是一個新世界的人物。我對於自身並沒有什麼迷信，我是像一切最好的實驗主義一樣的實驗主義者，雖然我把靈魂的一切神祕的能力和感覺，也包含到自然界的實驗論料裏去。說起超自然的，或是自然之外的現象，那麼就請先聽這我所看到的又聽到的事情，雖然我自己並不是我所要講的奇怪的故事中的主人翁；然後再請對我說，有什麼世間的，物質的，或是自然的（無論你們用什麼名義都成）解釋法，可以用到這麼一種奇怪的事件上去。

「事情是這樣的。再請等一會！先替我倒一點酒喝；在那個澄清的珍珠泉裏（老天把這泉水位置在這多松樹的山峯上，目的是專爲了用來冰植物學家的酒），一直到這個時候，那瓶子一定已經冷透了。

「很好，諸位先生，我不知道你們可曾聽到過一個名字叫做德勒克福羅的道路工程師。他是在一千八百六十年死的。」

「我沒有聽到過。」